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五十七回 賦言旋便道赴嘉郡 訪舊識在舟會蠡湖

卻說寶玉等由庵回船，天已傍晚，也不再往他處遊玩，惟在舟中間談。寶玉提起沈月春已往之事，我有意問他出家的緣故，他卻因你在座，不肯細說根由。其實上海姊妹行中都略略有些曉得呢。爾靄聽了，方才明白。然愚按月春之言，雖非真情，卻說得極其體面，彷彿為寶玉大聲疾呼，喚醒他四十年來的大夢，無如寶玉如一塊頑石，斷不點頭，當時回答幾句，只不過隨口敷衍而已。萬不料天涯淪落，貧無所歸，也弄到這般地步的。然兩人比較起來，寶玉不如月春遠甚，宜其被月春所竊笑耳。余故作一詩以譏之。詩曰：憶昔踉蹌南下時，被伶驅逐盡人知。

忝顏猶作襄王夢，難斷三千煩惱絲。

話休煩絮。當晚寶玉一無所事，只因日間遊玩辛苦，夜膳後便皆安睡。次日又往各處名勝的所在遊覽了一天，書中不再細述，以免繁雜。到了第四天上，寶玉等興盡欲歸，吩咐船家返棹，仍至問水亭原處停泊，僱了四乘轎子，給發了舟資，方各上岸回去。

到團子河頭下船，寶玉見阿二面容憔悴，病尚未痊，問道：「故歇寒熱阿曾退盡格來介？」阿二低聲答道：「前日退盡仔，到昨日又來哉，忽冷忽熱，勿知阿是瘧疾？」寶玉道：「瘧疾倒勿礙格，不過淹淹牽牽罷哉。」阿珠道：「停歇煎一碗薑棗湯吃吃，趕趕寒氣，出一身汗末就好哉。」寶玉不以為然，只道瘧疾是輕症，決無妨礙，不須延醫服藥，自然會好的。所以並不放在心上，略安慰了幾句，即便回進中艙。

爾靄問道：「你家哥哥可要請個醫生來診視嗎？」寶玉道：「間搭近段，阿有時髦格郎中介？」爾靄道：「你要請有名的，須進城才有，路卻狠遠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格末哉，橫勢格格病嚙啥要緊，熬得過格，且等到轉去仔勒請郎中罷。」爾靄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們便道路過嘉興，你可上去望望蠡湖嗎？」寶玉道：「蠻好，順路末，落得去望望俚。如果勒浪，倪耽擱格三四日，帶道白相相；勿勒浪末，倪馬上開船就轉，想對呢勿對佬？」爾靄道：「正合我意，我也實在記掛着他呢。但不知你明天可開船回去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奴本則想明朝開船，皆為零零碎碎格物事，一點點才買，轉去拿啥物事送人嘍？格落只好再耽擱一日格哉。倒是倪格阿哥因倒仔，真真受累得勒，勿得知倪阿珠阿金去買格來？」阿珠接嘴道：「我間搭來過歇幾球格，有啥勿會買介？要買啥買啥，只管交代下來末哉。不過也有一說，杭州場化格人，勿比上海搭蘇州，專門要欺生格，加二勒香信裡，買格物事才印點篤，行情倒勿推扳格。」

爾靄道：「我明天同你去買可好？」阿珠道：「格是頂好哉，要便宜（讀熟）多化篤。」寶玉道：「倪買物事，哪哼好勞動賀員老介？格是對勿住格，讓俚行情就貴（讀舉）仔點末哉。」爾靄道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一來我也要買些家用東西，二來順便到街上散散步，說什麼勞動不勞動呢？」阿珠笑道：「唔篤兩家頭客氣作啥？大先生，要買哪哼幾樣物事，請說末哉。」寶玉道：「間搭場化，無非買點錫箔、茶葉、過關糕、竹籃格套物事，奴爿撥個洋鈔，另外（讀牙，仄聲）再買幾樣茶食匣頭，皆為奴到仔嘉興，要送一盃盤撥勒股老格勒佬。」阿珠答應道：「曉得哉，曉得哉，倒是物事買得多，叫我一干子哪哼拿嘍？」爾靄道：「我們去買東西，只須帶一個水手去，還怕拿不動嗎？」阿珠道：「勿差勿差，明朝准其實梗末哉。」寶玉道：「等明朝買好仔物事，後日一准開船，大後日想必就好到嘉興哉。」爾靄道：「就是風不順些，大後日傍晚也好到了。」

寶玉問道：「嘉興場化，阿有好白相格景致格介？」爾靄道：「怎麼沒有？嘉興的煙雨樓風景最好，若然是夏天，好一處避暑的所在，我們到了那邊，且待見過了蠡湖，然後拉他一同去頑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比仔間搭杭州哪哼？」爾靄道：「這卻差得遠了，況且此間的景致天造地設，隨處皆有，山有山景，水有水景，除我們頑過的只有西湖近處一帶，草草的逛了三天，尚多未盡之處。其餘各山的風景，如雲棲、飛來、六和、城隍山等處，不一而足，均未身臨其境，僅在西湖游船上遠遠地望過一望，猶如看了一幅紙上畫圖，怎好算得頑過呢？我本想攬掇你同去，因為乘轎登山比不得坐船游湖，極其辛苦得狠，又恐怕你膽子小，所以我沒說出來。你想

此間有這許多景致，豈是嘉興一個煙雨樓比較得上嗎？」寶玉道：「橫勢倪下球還要來格勒，再好細細叫去白相格。」兩人談講到上燈過後，又去看看阿二的病勢，剛正吃過了薑棗湯，出了一身汗，覺得略略鬆動些。寶玉更放下心腸。

過了當夜，又到來朝。午前爾靄同著阿珠，帶了一個水手，上岸買物去了，單剩寶玉與阿金在中艙悶坐，無非靠著船窗，觀看河中來往船只。想起前天游湖所見的揚州少年，不知他的坐船可在這裡停歇，四下留神看了一回，卻沒有瞧見，心中不覺悶悶。少頃用過午餐，見阿二也吃了一碗粥，比昨天好些，與他說了幾句話，依舊倚窗瞻玩，借以抒懷。

約摸到回五下鐘，爾靄與阿珠等一同回來。那水手挑了所買的東西，送進中艙放下。阿珠請寶玉一一過目，報了細帳，一共用去元有零，其中有幾件，卻是爾靄、阿珠與阿金托買的。毋煩細說。寶玉吩咐收藏過了，方問爾靄道：「賀老，登勒啥場化吃格飯？阿曾到別處去白相介？」阿珠不等爾靄回答，嘴快先說道：「倪到仔大街浪，先買仔點零碎物事，難末去吃仔一碗茶，再到飯店裡吃飯，亦去買物事，帶道白相半日，跟仔賀老進城出城，直到仔故歇，看見太陽落山哉，格落趕緊轉格，勿然，倪還要去兜兜兜勒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唔罵格興致實頭好格，叫奴是走也走勿動。」爾靄也笑道：「你總算是小腳，而且又襯著高底，自然走不動了。」因為寶玉這雙敲釘轉、蛇蟲百，雖不十分橫闊豎，卻也不是七大八，難免要襯這塊高底，所以爾靄有意說笑他呢。寶玉道：「笑奴，作興將來大腳要時露格勒。」那知這句戲言，到今日果然應了，不但學堂裡女學生一個個皮靴橐橐，在街上行走，即人家的太太、奶奶、小姐們，也把足兒放大，曉得纏足的不是了。其中或有幾個頑固的，雖說小腳好看，也都穿著平底鞋兒，再沒有墊著高底，在後面賣鴨蛋的了。浮文少敘。只說兩人調笑了多時，寶玉想起明日動身，即命阿金去喚管船的進來，交代了幾句，管船的答應退去。這晚別無書說。

到了次日早上八點鐘，船家照舊燒神福、放鞭炮，鑼聲一槓，登時解纜開舟。及至寶玉等好夢驚回，船已開出數裡之遙。但遇著逆風、水手們只得在岸上拉縴，緩緩而行。寶玉與爾靄無非沿途頑景，仍照來時一般。在下若再細細詳述，未免取厭於閱者，倒不如簡捷些罷。

單表寶玉這只船足足行了兩天，方抵嘉郡北門外停泊。天已昏黑，不能上岸的了，寶玉便與爾靄商量道：「明朝奴上去呢？」還是一干子先去拜望俚介？」爾靄道：「待我先去見他，暗暗對他說了，他若差人來接你，你再上去，不然，恐怕他的夫人要淘氣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格末倪格付盤，阿要打發阿金篤送去介？」爾靄道：「且慢一步，待後天送去，覺得妥當些。」寶玉點頭依允，別無話說。

過了一宵，爾靄上岸，也不坐轎，一逕進了北門。這北門是嘉興最熱鬧的所在，兩旁店舖林立，十分繁盛。爾靄此間來過一次，曉得蠡湖的住宅就在這條大街上，走得不多片刻，已到門前。卻還依稀認得，見兩扇大門開著，有個管門的坐在那裡。爾靄上前問道：「這裡可是姓殷嗎？」管門的對他看了一看，方答道：「正是，你要問他則甚？」爾靄聽這管門的言語生硬，好像惹了他的氣，不知是何緣故？我且不必管他。又說道：「相煩你通報一聲，說杭州賀爾靄前來相訪。」管門的雖然答應，卻並不就走，向著裡邊高喊道：「你們快出來一個，外邊來照看看呢！」喊了一回，方走出一個二三四歲的小使來，管門的交代道：「我昨天上了當，走了進去，把我的水煙袋都偷去，所以叫你出來照看。你卻不要走開了。」說罷，始向裡邊去通稟了。

爾靄聽在耳內，方知管門的用意，也不去問那小使，獨自立在那裡等候。無多一回工夫，即聽得裡邊說請。爾靄踱步進去，見蠡湖自內而出，彼此執手叫應。蠡湖請爾靄至裡邊書房中坐下，小使送過香茗，兩人先寒暄了幾句客套話，蠡湖始問道：「爾靄兄，怎麼有興，今日來到這裡呢？」爾靄即將與寶玉如何同到杭州，如何想望老兄，順道到這裡來拜訪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蠡湖道：

「原來如此，我兄今與寶玉同舟，真如古時的范大夫載著西施游五湖，可羨可羨。」爾靄道：「休得取笑，弟安敢有僭我兄的大號呢？」如今寶玉在船上，□分記掛著你，又不敢造次登門，致恐尊夫人見怪，故托小弟前來咨照，未識尊意如何？倘其中或有不便，即請駕臨小舟，以慰寶玉相思之苦。」蠡湖聽了，心中暗暗盤算：雖知妻房賢惠，決不從中作梗，然邀寶玉來到家內，未免被旁人議論，倒不如攜樽就教的好。想定主意，因答道：「我本在家悶得狠，得兄到此，快何如之。意欲到外邊去頑頑，今寶玉既在船上，落得借此暢游，午後前去看他的好，並非有什麼不便，請兄勿疑。」爾靄道：「我也是這個意思，所以不先同他來呢。」二人計議已定，又談談別後情形，說說近來景況，在書房中用過了飯，蠡湖換好衣服，便與爾靄出了牆門，飄然逕往城外。

來到船邊，正值阿金、阿珠立在船頭探望，一見蠡湖、爾靄來了，同聲叫應，一面命水手打了扶手，一面報與寶玉知曉，寶玉慌忙出來迎接，兩人早已下落舟船，叫了兩聲「殷老」、「賀老」，請進中艙，在正面炕上坐了，自有阿金等獻茶裝煙，毋煩細敘。

單表蠡湖與寶玉會面之後，必有一番言語，你問我答，無非敘敘闊別之情，這個說因何不到上海，令我時常牽掛；那個說有事不克分身，以致難以如願。這都是老套話，不要說妓女同著客人，就是尋常相識的朋友，許久不見，也有一番問答，只不過少些肉麻親熱的話罷了。

爾靄聽他們講了良久，不覺厭煩起來，便插嘴道：「你們這許多話，正所謂壽星唱曲子了。」蠡湖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爾靄道：「那不是老調嗎？多講他則甚呢？」蠡湖笑道：「照你這樣說法，叫我們講什麼新鮮的話呢？倒要請教。」爾靄道：「非也，你可曉得我們的來意嗎？」蠡湖驟然聽他這一問，不禁呆了一呆，暗暗自忖：「難道他們來向我借銀嗎？其實我並不是富翁，那有閒款發付他呢？然看他們的形色，卻又不像。」究屬是何來意，一時猜度不出，所以勉強答道：「不知不知，請兄自己講罷。」

爾靄道：「一來我與寶玉記念你，就是你們老調中的話，不必再說；二來要你陪我們去頑頑，做個東道主人，你可應允嗎？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蠡湖方才明白，也笑道：「我只道有什麼鄭重的大事，原來是這句話，何消說得，你們到了這裡，自然我做東道主人，那有不應允的道理呢？」寶玉接嘴道：「殷老，去聽俚，俚末想敲格東道，倪是專誠望望，皆為勿到上海來落呀。」蠡湖點點頭，又問寶玉近來生意如何？

寶玉正要回答，忽被爾靄阻住道：「你們又要談心了，可曉得天要晚的。」蠡湖道：「此刻已三下多鐘，即使去頑，草草的有何趣味？倒不如就在船上，命人到館子裡去叫些酒菜來，對酌清談，豈不有興？待到明天早上，我們另叫一隻小船，渡到煙雨樓去，暢游一天，你道好嗎？」爾靄道：「你既說得有理，我也不好不聽，橫豎我們耽擱兩三天，還不妨呢。」於是蠡湖命阿珠去喚一個水手進來，又托阿金取過紙筆，與爾靄酌定開了一張酒菜單，交代那個水手去叫，即速就來。水手答應自去。好得岸上即是熱鬧市廛，相離菜館不遠，故爾無多片刻，酒菜早已送到，擺在中艙桌上，計共四碗四碟八樣，無非是雞鴨魚肉之類。登時將酒燙熱，蠡湖、爾靄對面坐下，也命寶玉打橫坐了。寶玉執壺各敬了一杯，自己陪了一杯。阿金、阿珠都在旁邊伺候，輪流斟酒。

酒過三巡，蠡湖又問起寶玉在申近況。寶玉未便隱匿，遂將去年如何開設慶餘堂，怎樣收了三個女兒，自己退為房老，連今歲如何做四□生辰，怎樣晚間得一異夢，想起天竺進香，又如何西湖頑景，陪著賀老至蘇堤上墳，遇見沈月春等事，盡情說出，猶如水銀瀉地，足足講了一大篇。蠡湖默默靜聽，並不以開設慶餘，退為房老為是，故待他講畢，方說道：「你雖然年逾不惑，風格尚存，貿然為退老之計，殊為可惜呢！」寶玉道：「勿瞞殷老說，奴牌子末勿掛，屋裡向格應酬，半把仍舊是奴。不過勿出堂差，煩得好點罷哉。」爾靄忽啞然笑道：「這叫做葉裡拌呢。」蠡湖也點首微笑，不再細詰。又飲了幾杯酒，但問爾靄近日詩興如何？爾靄即將赴杭後所作的詩念了幾首。蠡湖贊美不置，既而說道：「我們明日到煙雨樓去，對景聯句好不好？」爾靄欣然允諾。

三人一頭閒話，一頭飲酒。飲至傍晚，寶玉意欲再添酒菜，被蠡湖止住道：「我要去了，再吃也吃不下了，倒不如明天早些再敘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明朝啥辰光來介？」蠡湖道：「我準定九下鐘到這裡來，然後喚船到那邊去。所有吃的酒菜，也在我遣人送來便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阿好實梗介？」蠡湖道：「這是我請爾靄兄的，應當這樣呢。」說罷，起身作別而去。爾靄、寶玉照例相送，均不細表。正是：

雅羨驕壇添韻事，驚聞鶉語促歸聲。

要知明日在煙雨樓聯句，寶玉是否即回上海，請觀下回分曉。